

最值得阅读的文学风景 最值得品味的文学盛宴

中国惟一由十位大家名家共同举荐的文学年度选本

2004年

文学
精品

人民文学杂志社 编选

2004

十位名家举荐
文学观察书系

散文卷

主 编 / 肖复兴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策 划 / 韩作荣 刘铁巍
统 筹 / 肖复兴

十位名家举荐
文学观察书系

2004年
文学精品

散文卷

人民文学杂志社精选
主 编 / 肖复兴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4 年文学精品·散文卷/人民文学杂志社编选·

兰州：敦煌文艺出版社，2005.1

(文学观察书系)

ISBN 7-80587-711-4

I. 2... II. 人...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
—当代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1416 号

书名 2004 年文学精品 散文卷

作 者 人民文学杂志社 编选

责任编辑 刘铁巍

封面设计 伊人

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(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dhwycbs.com> E-mail:dhwychs@sohu.com

邮购电话 (0931)8773235 传真 (0931)8773235 8773238

印 刷 甘肃地质印刷厂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0.375 插 页 2

字 数 260 千字

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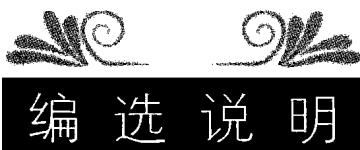
印 数 1—3,000

书 号 ISBN 7-80587-711-4

定 价 18.60 元

(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编选说明

这是一套四卷本的年度文学精品选集，分为中篇小说卷、短篇小说卷、散文卷、诗歌卷，由人民文学杂志社编选，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为了和其他选本有别，使这套书更具权威性，编者特邀国内十位著名的作家、批评家和教授举荐，倾编辑部所有力量披阅数以万计的作品，分工负责，最后以集体讨论的方式确定各卷篇目，旨在披沙拣金、存真去伪，遴



诗歌卷

选出真正具有创造力和艺术品格、既有丰盈的感性又有理性深度的佳作，聚集时代的精神能量，使这些精美的作品脱颖而出，并得以流传。

这套年度文学精品选集，由韩作荣、刘铁巍策划，由肖复兴统筹。在具体编选过程中，中篇小说卷由程绍武负责，短篇小说卷由宁小龄、杨泥负责，散文卷由陈永春、李平负责，诗歌卷由商震、朱零负责。

各卷主编分别为——

崔道怡 主编中篇小说卷。

李敬泽 主编短篇小说卷。

肖复兴 主编散文卷。

韩作荣 主编诗歌卷。

作品的编排，以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，诗歌卷则以姓氏笔画为序。

人民文学杂志社

2004年11月

目
mu lu
录

- 001 鲍吉尔·原野·无限水
013 叶广芩·戏缘
019 谢冕·风雨二章
027 筱敏·角落
036 宇向·蚂蚁的尖叫
046 范晓波·在星空下交谈
053 梁晓声·玻璃匠与他的儿子
060 李国文·布谷声声(外一篇)
068 黑陶·泥与焰:个人史
075 王家新·不屈不挠的旅人
084 张洁·有多少人你无缘再见
090 袁鹰·又见甲申
099 刘家科·乡间俗事
112 习习·穿梭
127 南帆·相聚会议室
143 刘亮程·先父
154 程宝林·豆腐之美
161 王充闾·千载心香域外烧



无限水

鲍尔吉·原野

阿方索带来了丰收的消息

这是一个TV节目，教人跳舞，曼巴。曼巴像伦巴那样，是一种比较放荡的舞蹈。如果不可以说这样，可改为“这是一种容易使观众产生放荡感觉的高雅舞蹈”。

不指生活态度，放荡意味着激情奔放。对艺术而言，它是高级境界。谁说不是呢？在洗头房放荡，算不上什么能耐。但把此中放荡（的情怀）挪到舞台上，就要采取另一种语言与符号系统，如舞蹈，进入高级境界。但高级，显不出激情，像广播体操一样朴实，又不叫曼巴了，因此我们要向跳曼巴的艺术家致敬。

拉丁舞蹈让人们看出奔放，离不开流畅，一以贯之。别停，一停，激情什么的都被消解，观





众的情绪积蓄被阻断，期待被转移，心理学叫做归零。有如白斩鸡被卸成八块，见不到整鸡。

前面说过，这不是舞蹈表演，是教师边跳边停下来讲解，从头再来。要知道，人们学习的不是放荡的方法，而是跳舞的方法，具体说是动作。只有学会动作，才能谈得上其他。动作就是左脚、右脚、髋（而不是胯，胯是二人转的叫法）、滑步等等。

动作无灵魂，是零件。这个零件拧到那个零件上，那个零件再拧到另一件零件上。谁学谁都要全神贯注，不能有放荡的想法，否则记不住。

但也不能说看TV的人都想学舞，也有闲人。闲人看他们怎么跳。停下来，再重新跳，觉得舞蹈教员们非常有耐心，而且有节制力。节制的意思是，人家本来会跳，并不是不会跳才停，是教你们。这里边包含奉献精神。如果换上我，必定一气跳完，中间决不停，不行再跳一遍。

跳跳停停中，看出舞蹈中的情节。情节可爱，演绎安第斯山区印加混血农民的喜悦。喜悦的第一条在番石榴熟了，更大的喜悦在男女农民互相调情，意义超过番石榴的熟。舞者说：“阿方索带来了番石榴丰收的消息”（道白），戴宽檐帽的男人来到姑娘们中间。姑娘们用晃动的肩和媚眼招待阿方索。阿方索分别和紫帽子的姑娘、湖蓝帽子的姑娘、黄帽子的姑娘对舞，手举起来，摇摆放下，沿肋部和大腿下滑，像往身上抹泥。髋部随之晃动像一条钻入泥里的小草蛇……

然而停下了，教练解释动作中每只手和每条腿在做什么，先后顺序，接着音乐开始，激烈的曼巴节奏，葡萄牙语歌词，让人手忙脚乱。

——阿方索带来了丰收的消息……

舞蹈又开始了。我想，番石榴飘香的季节，巴西是多么可

爱的地方啊。

拉德斯基鼓掌曲

拉德斯基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元帅，打仗厉害不厉害不清楚，估计没张飞、赵子龙厉害，也不见得比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汤米·弗兰克斯厉害。元帅卒于1858年。

历史有怪癖，谁因为谁留名——没准儿。明朝骑爆竹升天的万户，在西方科技界有名，说他是航天事业的重要开拓者，有创新精神。万户在中国没名，在中国明朝也没名。盛产烟花爆竹的湖南各地也不为万户举行纪念会，搞“万户节”。拉德斯基出名出了中国，后边跟着三字“进行曲”，跟军事与部队建设无关。中国人太喜欢这首曲子了，喜欢得让来华演出的国外院团不知所措。一群搞乐器的外国人来到中国，如果不演奏《拉德斯基进行曲》，肯定是下不了台，处境危险。

危险的含义是：演出公司没办法安排下一场演出，领导问：为什么不演《拉德斯基进行曲》？群众意见更大。各种劳务、费用都不好安排。

外国人懵了，《拉德斯基进行曲》这么重要吗？中国人怀念拉德斯基元帅？他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吗？能比得上诺尔曼·白求恩吗？别问！让你演，你演就得。

外国音乐家演出前准备的是干货。“干货”吃功夫，巴赫、勃拉姆斯、贝多芬（以B打头）们。还有更难处理的现代音乐，德彪西、勋伯格。来到汉地中土，我们的态度是：这些个，你们能演就演，演不了也没关系，《拉德斯基进行曲》必须上，压轴。外国人还是不明白，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在西方音乐里属于玩闹一类，皇亲国戚跳男女二人舞伴奏，“拉德斯基”更是玩闹，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人民到底是什么意





思呢？

这里面有一个意思，但不能告诉你们。

拉德斯基是什么人我们不管，过去只听过托洛斯基、考斯基，隐隐约约听过柴科夫斯基，喜欢听啥跟“斯基”没关系。我们（撸袖子）为什么爱听《拉德斯基进行曲》（搓手）？简单，等着鼓掌。不是演完了祝贺演出成功鼓掌，那太小意思，是演奏之中使劲儿鼓。世上音乐千千万，只有这首让呱叽（鼓掌），帮指挥一点忙。一个人的热心和助人精神在《拉德斯基进行曲》里得以表现，既善良又艺术。你看，指挥转过身，像小偷似的把食指放在唇边，告诉先别鼓噢（早想鼓，憋着）。嘀哒嘀、嘀哒嘀、嘀哒噔，乐声渐强。指挥使眼色（背着乐队），我们猛鼓，海啸来啦！呱！呱！到了这火候，根本用不着指挥，他应该下场喝会儿茶去。鼓上了就不能不敬业，呱！呱！指挥又回头，暗示——求观众，掌声停。也行，让台上拉一会儿。哒噔哒、哒嘀嗒、嘀哒拉嘀拉哒、拉噔噔。掌声！这机会千万不能错过。呱！呱！呱！呱！这么跟你说，苏联红军带马刺的大皮靴走过红场，也干不过剧场的掌声，别看我们手心没挂铁掌。台上音乐家让我们给鼓的，毛了，使劲儿拉，逃命似的。但没声，根本听不着。呱！呱！那时的心情，说“激荡”一点儿不夸张。

略微透露一点端倪，让西方演奏家知道我们爱之所在。你们拉，我们鼓，谁也不闲着，这叫导向。让你们以更饱满的热情把本职工作搞好，尤其搞好《拉德斯基进行曲》。说到鼓掌，中国人有传统，从上幼稚园到退休欢送会，鼓了一辈子。三反五反，抗美援朝，打倒谁、庆祝谁，都鼓一鼓。开会（追悼会除外）哪有不拍巴掌的？手不是劳动工具吗？劳动之余也不能让它闲着啊！西方音乐会不让人随便鼓掌，把我们憋坏了。见了好东西不鼓掌，就像喝酒不干杯一样，那哪行？我们从小到



大，鼓了多少掌，完全是心掌合一，非鼓不行。中国人有一句话，叫“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”。当我们听到铿锵的2/4拍的音乐，特别是铜管和军鼓齐奏的时候，鼓掌欲被勾起来了，手脚没地方放啊。呱！呱！另外，西方人不懂中医，这个手掌上有很多穴位，鼓而后应，少阴经与少阳经交汇。好啊！对心脏脾脏都有好处。你看中国的明星都明白这个，知道观众身体不好，没等唱就喊：“掌声在哪里？”还说：“东边观众的掌声为什么听不到？”全面鼓过了，明星才唱（尽管有时假唱）。他们善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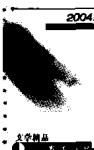
话说回来，说拉德斯基在中国的名声大得很，居“外国名人排行榜”前八名以内，前边是爱迪生、拿破仑、乔丹等人，后边有小布什、大小威廉姆斯、妮可·基德曼。所以，拉德斯基元帅要抽空儿感谢老施特劳斯，出名了！我认识一位经济发达镇的镇长，他向我咨询：可不可以把《拉德斯基进行曲》作为赵二堡镇的镇歌？需要到哪些部门审批？我说，可能用不着审批，版权的事（每年平均演奏多少次）通过奥地利驻华使馆文化处了解一下，交点钱完事。镇长说，妥了！以后它就是镇歌，叫《拉德斯基——赵二堡进行曲》，交点钱算啥。到时候你可得来噢！我说，跟着鼓鼓掌呗。赵镇长说：对！对！

无限水

喜多郎音乐《气》里边的一节，名《无限水》。什么是无限水？水即无限。

水无处不见，无限延伸。北京在北京里面，故乡在故乡，贡嘎雪山在贡嘎雪山那搭儿。而水，此处有它清亮的面孔和柔软的手，坐飞机到远方，如昆明，一开龙头，它又出现，一模一样，比你来得还快。





水无二致。山有山相，或峰或峦，而天下的水是一个娘的孩子，没有昆仲之别。水系宽大，不分种族地域，水不自外于自己的兄弟。

水跟水亲。水一生急急忙忙，为了寻找同道，什么都挡不住水找水的真切。万丈高崖，一跃而下：大山挡路，蜿曲穿行。水何流？它们母寻子，兄找弟，妹呼姊，儿投父。水什么时候不流，什么时候安静。它们聚流成湖，汇为大江之后，才可以从容的步履缓入海洋。路上，鲜花绿草都不会让水停下脚步，不管遇到多么好的风景。水只想着走，行至天涯也把散居的弟兄拽进怀抱。

水流无情。情者何？放下抱负去做另一个我，改弦更张。眼前之情道不得，不许人走，只让人留。水亦潋滟，也会温柔，但决不停留。滔天浪做给天看，决地河让道改变。水若生情，盘桓延宕，早就干涸。

水包容。水不捐细流，水不拒污浊，水甘低下，水至柔至刚，水不重复常形常态，水运动，水映射星月，水漂木沉石，水饮人饱禾，水寓身于万物之中，水风光，水袒裸，水施恩于任何生命，水存于方器则方器则圆，水遁形为汽为雪为冰，水不可制造，水温张力为摄氏100度，水随处可见，水从天而降，水自地而出，水不悬空，水无眼耳鼻舌身意香味触法，水无首尾，水不回头……

水无限。

水既“是”又“不是”，身有人人得而见之最平凡的神奇，水从不透露自己的秘密。在泉边，只见水流，对其余，人们一概不知。

海伦·凯勒说：“水在我手上写满了‘水’字，不用别人教我也知道，这是何等巨大的喜悦……”



向米尔斯坦致敬

我家对面是一处荒芜的酒店，当年的声势极为嚣张，后来沉寂了。沉寂之后，房顶长出青草，甚至食指粗的榆树。酒店高大的山墙装饰着古罗马风格的人体浮雕：健壮无衣的男女戴着桂冠，喝酒庆功，气质高尚肃穆。山墙下边成为小儿涂鸦的场所，也有大人的商业信号，如：

我爱泻停封

刘军是一个没良心的负心人

126传喜临门搬家

天下粮仓

山山山水水水

爱是饮鸩止渴，缘木求鱼

治疗口吃前行二十米右拐

那天，墙边还有一截粉笔，我看左右无人，拣起，却不知写什么。坐那儿想，写什么呢？我的朋友胡适之——没什么意思。要庄重且发自心声。对，我用肥硕的颜体写道：

向米尔斯坦致敬！

这一段，我听米尔斯坦的无伴奏巴赫小提琴协奏曲。没有钢琴与乐队，只一把小提琴，全曲峰回路转，云水逢迎，让吾等傻眉瞪眼有如愚人。

巴赫是何等高明，在这样的音乐面前无法用任何形容风格的词汇加以界定，朴素、华丽、深邃，都不是。巴赫超越了风格，就像上帝没有风格一样。在巴赫那里，你甚至找不到通常所说的旋律或主导动机。他是音乐的伟大的造物主，旋律与风格都成了小儿科。巴赫在言说什么？如同你不能问数学在言说什么。和谐、对称以及对它们的解构，也许可以把巴赫形容为





节律，像人体血流和腺体的分泌节律，它是一组神秘的语言。

而米尔斯坦是表达这种语言的大师，他的倾诉对象是星空和海洋。执琴在手，百转千回，清澈而又平静，从不炫技。无伴奏的小提琴协奏曲原来可以成为一个大秀场，像帕格尼尼、李斯特甚至帕尔曼那样作小提琴之秀，还有等而下之的陈美的动作时装秀。米尔斯坦不秀，像数学家不能作秀一样，只有诚实和质朴才能阐示巴赫。米尔斯坦让我们了解到这一点。

这是我向他致敬的理由，然而说不出此中的高明，聊复尔尔吧。过几日，在酒店山墙“向米尔斯坦致敬”的边上多了一行字：“向塔吉克斯坦致敬！”塔吉克斯坦？当然，我又添几句：“向哈萨克、吉尔吉斯、乌兹别克诸斯坦以及球迷们致敬！”

等到花儿开，等你跑过来

北地苦寒，蒙古人用情的植物太少，不似江南，兰木之桨，红梅之萼，莺莺燕燕，到处可以寄托。而爱情温软，所托情怀，想来只有花儿。

《金叶尔玛》是一首情歌，记载蒙古男人整理不清的心事，怜人自怜，也拿花来说事。在蒙古，夏季那么局促，有多少鲜花可开？唱歌的男人笨拙地指举江西腊花和海棠花，作为想念情人金叶尔玛的证据。

金叶尔玛是一个少女的名字，像王献之迎江而娶的少女桃叶，都是植物的名字。只因嫁了，如杜牧所恨“绿叶成阴子满枝”，让人想不通，话语在心里捣腾多少遍后，打开嗓子一唱，洗洗心肠。

民歌好，旋律天成，非作曲家所能“作”出；词也好，让作词家看了惊呆。作歌词原本是奇异事务，而作词家则让人奇



怪：一个人不断作歌词，他总在恋爱吗？

《金叶尔玛》唱道：人说江南风景好，到处开放江西腊花。江南非长江之南，蒙古语江与河不分，大水而已。江西腊又写做姜丝辣，怎么写都行，波斯语音译。此花草本长茎，花朵明艳孤独。一瓣一瓣放光华（此句译得可疑），啊嗬啊嗬噢。出嫁到江南的金叶尔玛姑娘，你是我思念的花。叙本事，嫁了。人说情人终美满，为什么是假话？人去楼空只剩下，啊嗬啊嗬噢。人与楼译得牵强。土地狭促才造楼，为登高才有楼，北地无此物。只剩下，你手缝的汗衫和香囊，伴我度夏。倘无情人留下的芳泽，亦不受此相思苦。而前一句，对格言的气愤已溢于言表。关涉爱情不宜有假话，更不宜有格言。人说草木也有情，能传知心话，院里栽满海棠花，啊嗬啊嗬噢。海棠花成了最后的指望。蒙古人喜欢这种花，常以此取女儿名。等到花儿开，等到你跑过来，送你一朵思念的花。

花儿开与跑过来，是歌中最憨之处。女人为什么不跑向花开的地方？所有的女人都应争相跑到花开的地方，像蜜蜂。爱人只有爱，而无其他。悲伤时如海子说“手里攥不住一滴泪”，只好等待花开。

情歌多不讲理。葛洛夫说：“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”，所指IT界。而爱界，只有偏执狂才能爱，最后诉诸于海棠，有花则有美人跑来，好好开吧。对此，谁若不信，都显得有一点阴险。

威士忌里喧哗的冰块

前几日，看电视新闻，说老鹰乐队在俄国红场举办演唱会，又说他们已经二十年没出新专辑了，这回推出第二张专辑。



老鹰乐队的CD我买了十张，还觉得少。想把他们不同年代、不同演唱会的CD都买来倾听。目的只有一个——所有喜欢老鹰乐队的人均如此——听《加州旅馆》。

我听过他们1989年灌制的电台唱片、百代公司的ADD唱片、他们在大西洋城的演唱会VCD——听《加州旅馆》的不同。虽然同是一曲《加州旅馆》，音乐家在不同的心境下演唱都有不同，找这种“不同”，是乐趣所在。我甚至觉得，不同季节、下没下雨，都会造成别样的《加州旅馆》。

我听CD爱搞对应。愉快时听柴氏忧郁的《佛罗伦萨的回忆》，旅行前听《中亚细亚的草原上》，严肃认真的时候听波里尼之勃拉姆斯。其实这是乱搭配，没有什么对不对。这种对应意味着使音乐退为背景，如南宋词人姜白石之“小红低唱我吹箫，回首烟波十四桥”（摘句）。各忙各的，云雾缭绕。而听《加州旅馆》的时候，却对应不了，要贯注精神跟乐曲前进。身上的每一部分神经都有分工，分别监听电贝司、木吉他、手击鼓的穿插演进。它的前奏最是夺人心魄，如落花流水，似天上人间。然而每次听都怕它出错，心思在贝司键盘后面爬行。当前奏结束，引出主唱的第一句歌词时，阳光从撕开的云层射出，可以松一口气了。而听着听着，又怀念前奏，倒过来重听。听前奏又盼着歌声早点出来，心放不下，像撑杆跳运动员落在垫子上，一弹老高。

其实我说不清楚《加州旅馆》的出色，而且已经说乱套了。我觉得心里最深处有一个洞，与独有的音乐相接，如老鹰乐队。他们是让野草疯长的恣肆的雨水，是平原上的白杨之风，是足球大门披挂的红白相间的旧罩网，是威士忌里互相拥挤说笑的透明冰块，是烟斗上的隐隐花纹，是亚马逊河流的独木舟与凡尔赛宫的铁铸大炮，是草香的镰刀和教堂的坐椅——致敬！亲爱的老鹰乐队，祝你们在俄国演出成功。



《加州旅馆》的词大致说，一些朋友在公路上开车漫游，天晚，来到一家“加利福尼亚旅店”（亦译酒店），里面有令人心动的酒会，于是加入饮酒狂欢。后来他们喝多了，想走却找不到出去的门。门童问：你们要干什么？答：买单。门童说：买单可以，回家可不行。

这首歌的描述比童话还好，不喝酒可以，不欢乐不行。不跳舞可以，不高兴不行。

加州旅馆禁止什么？禁止不快乐，禁止一切与快乐无关的事情。而对我来说，快乐之一在于小心翼翼地听《加州旅馆》，其中最胜，是电贝司手结尾处的一大段华彩，其味难表，徒唤奈何！

水晶，或玻璃的仪仗队

音乐家把时间拆碎，镀一层金色（卡拉扬），银色（索尔第），装上发条（李斯特），变成上帝的玩具（巴赫），变成大众的玩具（施特劳斯），送给儿童（普罗科菲耶夫），镂刻成工艺品（莫扎特）……

人在时间中虚度光阴，像河水白白流过。音乐家把它们抓回来。抓捕时间的还有物理学家。物理学家看它背后有什么装置，把时间放到各种玩意儿里试验。

而音乐家把时间当成上帝，或者说从时间里寻找上帝。音乐家面对时间心跳如音叉，心跳的频率分成 $1/4$ 拍…… $1/32$ 拍。有的音乐家用特殊的火烤时间，比如勋伯格，从中听一听哔剥的声音到底是哪一种音律。有人把音乐淹没在印象派的颜料池里，如德彪西。我们被音乐家所骗最大的案由在于：他们偷走了时间，改装之后交还，人们为此感动。

如果没有音乐，就听不到时间的声音，也不知道它的节律